

左图：人生求学路，不仅仅是做题路。漫画 / 崔泓



2023年我国小学在校生人数较峰值下降18%，义务教育学位供给从“一位难求”转向结构性过剩，这为弹性学制提供了物质基础。专家预测，随着少子化加剧，未来可能逐步放宽普通学生的留级与跳级限制，构建“双轨弹性学制”。

新《办法》强化学籍数字化管理，通过“学生可信教育数字身份”系统记录学习轨迹，为弹性学制提供数据依据。例如某省试点项目中，系统自动标记学生核心科目连续两年未达标情况，触发留级评估机制，减少人为干预空间。这种技术赋能既提高管理效率，也降低权力寻租风险。

这次新修订学籍管理辦法的突破，是否也预示着跳级制度的回归？根据之前实施多年的学籍管理办法，跳级需满足十分严格的条件，包括家长申请、学校测评、教育部门审批等流程，且仅

适用于“学习能力远超同龄人”的学生。

尽管《办法》未直接提及跳级，但其数字化学籍系统事实上是为跳级审核提供了技术支撑，为能力超常学生突破年级限制奠定基础。即学生提出跳级的理由需依托学籍系统记录的学习进度与能力评估数据，这样就能降低或避免主观判断带来的风险。据悉，杭州某小学已试点“学科跳级”，允许数学天赋突出的学生在保留原班级社交环境的同时，跨年级修习高阶课程。这种“局部跳级”模式，被许多教育业内人士视为中国教育从“整齐划一”向“因材施教”的实质性转向，是个性化教育的制度破冰。

熊丙奇认为，学校不能用单一的学业成绩标准，来评价学生要不要“留级”或“跳级”，而应对学生进行综合评价，发挥这一制度的因材施教作用，而不能

让本来服务学生更好成长的留级或跳级，加剧义务教育阶段的功利化。这要求学校为学生成才营造个性化教育环境。

展望未来，无论是留级还是跳级，这两项制度的存续都必须与当前教育政策相协调，以避免学生课业负担的增加。同时，制度弹性与刚性约束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留级的社会经济代价与跳级的资源倾斜如何权衡？优先保障基础质量还是最大化个体潜能？如何消解“留级=失败”的刻板认知，构建尊重成长规律的教育文化？这都是政策制定者需要克服的难点。但不管怎样，保持教育公平，以人为本的理念必须贯穿于政策实施的全过程，确保每个学生在过程中的声音都能够被听到。

“留级”的有限重启，象征着中国教育在公平与效率、标准化与个性化之间寻求平衡的一次重要探索，本质上是中国教育从“规模优先”向“质量优先”转型的缩影。

正如熊丙奇所言：“教育节奏的本质是对生命多样性的敬畏。当制度既能托住坠落者，又不束缚飞翔者，我们才算真正走进教育公平的深水区。”在这场关乎亿万孩子成长节奏的改革中，政策制定者需以更精细的手术刀，剖解教育公平与质量的时代课题。■